

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

敦博本禪籍錄校



鄧文寬
榮新江
錄校

敦博本禪籍錄校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博本禪籍錄校/鄧文寬,榮新江錄校.一影印本.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12(1999.10重印)

(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周紹良主編)

ISBN 7—80519—901—9

I. 敦… II. ①鄧… ②榮… III. 佛經—校勘 IV.
.B9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18487 號

敦博本禪籍錄校

編 者:鄧文寬 榮新江

責任編輯:府建明

出 版:江蘇古籍出版社(郵政編碼:210009)

發 行: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 刷: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郵政編碼:213253)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9.125 插頁 6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501—1000 冊

ISBN 7—80519—901—9/B·22

定 價:100.00 元

(江蘇古籍版圖書凡印刷、裝訂錯誤可隨時向承印廠調換)

相正定是非此間有世餘箇大德法師為禪師作證義在
禪上固諱不以特乃就座然胡蹠不被於屢照清澈宣禪
於圓澈牀負難則已眾請固將難免和上以無羞慮此
曰當仁遠法師重問曰禪師用心來三賢十聖四果人等
今在何位地禪上言在涌口之地位遠法師言初地菩薩
浴身百佛世界二地菩薩分身千佛世界乃至十地菩薩分

圖一 敦博〇七七號現存神會《定是非論》首頁

本枝梁朝興日天竺來像遺言我法六後陵遲其道玄遠人莫能知惟我和上今日行之

論繼六代有一人但以心契法无有觀惟有大事四海之称
並相付屬非不慇懃袈裟未信息世疑津天下无此誰
與為溝大乘大論流行四方法種累達惠日重光受河丹
城苦津海梁聞者見者得悟真常大道昇矣必數其昌
无我尤人善惡不二教尋斯論妙理亥通先陳問答後
叙正宗尤念能念言空不空非色非相尤茲尤切達人乃見有
緣始達禪門頑教諸家不同論之興也開元廿二日陵遲今
莘法立本尤清淨非間積習彼岸坐登禪門頑入佐超河
洛芳流京邑朗月孤懸紫皇无及

菩提達摩南宗之是是非論一卷

寫

圖二 敦博〇七七號神會《定是非論》卷尾

民國廿四年四月八日釋鑒子於泰山之上奉作呈教誥

金南陽 和平頌教誥既擇門直了性壇語

尤上菩提法諸佛深歎不思議知識此一之能來各之發尤菩提
心諸佛菩薩真西善知識無甚難值遇昔未曾聞今日得
聞昔未得今遇日得遇涅槃無去佛告迦葉言後兜率天
放一顆芥子粒。問浮提一對野是為難不如葉菩薩言甚難
世尊佛告迦葉此未為難。西曰緣得相值遇此是為難
云何西曰正深知識發菩提心是西曰諸佛菩薩真西善
知識將尤上菩提法授知識心得究竟解脫是西緣得相值
遇為善知識是凡夫口有尤量惡言心有尤量惡念久輪轉
生死不得解脫須一自發菩提心為知識滅悔各之礼佛
敬禮過去除一切諸佛 敬禮未來盡未來除一切諸佛 敬禮

依佛語當淨三業方能入得大乘此頓門一依如來說備行禁
相悟惠作別夫有疑者來相問好去

◎南宗空邪五更轉 一更初妄想真如不共妄迷則真如妄
想悟即妄想是真如念不起更无餘見本性等空虛有作有求
非解脫尤作尤求是別夫 二更唯大圓寶鏡眞妄臺榮生不

老攀緣境由斯障隔不心開本自淨沒塵埃无染著絕輪迴

三更般若無爲是生滅但觀實相見如來三更復如來智惠奉

坐深唯佛與佛乃能見聲聞深覺不知音 離山窟住
禪林入室之便凝心一坐還同八方却只為耽磨不重金

四更蘭法身舉性不勞晝晝則住心便作意迷同妄想團
故四軀莫攢況任牽挂自公宦 善惡不思即无念无念无思
是涅槃 五更分晝提允住復无根過去捨身求不得吾

圖四 敦博〇七七號神會《壇語》卷尾及《五更轉》

師普示不空息放法華大張門去障曉謗浮雲預焉
生開佛眼皆令見性光淪沉

真乘實罕過至理信無深欲離相非相
塔中珠未得衣裏寶難尋為實無所有如何不重金

南宗頓教承上大乘摩訶波若波羅密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
州大梵寺施法燈經一卷兼受無相

六祖法弟子法海集記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波若波羅密法不受人
相承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二萬餘人韶州刺史達奚及諸官寮三十餘
人儒士餘人同詣大師說摩訶波若波羅密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盡
集記疏行後代高學道者承此宗旨相傳受有所依約以為某本
說此檀越能大師言善知識準心念摩訶波若波羅密法大師不輕自第

上衝天三日始散 韶州刺史奉樓立碑至今供養此壇經法海
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孝道際无常付門人悟真在嶺南湯
溪山法興寺見今傳受此法如付此法須得上根智深信弘
法立於大悲持此經以為真承於今不絕和尚本是韶州曲江懸
人也如來入涅槃法教流東土共傳尤往即我心尤住此真菩薩說
真實亦行瑜唯教大智人示首於九度燈從行遭難不退
遇苦能忍福德深厚方授此法如眼不堪林量不得雖求此法
違立不得者不得妄付壇經寄諸同道者令智審意

南宗頌教取上大乘壇經一卷

大業志廿 大聖志廿 大通志廿 太寶志廿 大法憲七十 大統志八十 清之歲廿
清祥歲廿 清寶歲廿 清蓮歲廿 清海歲廿 大安歲廿 此是廿法考

即十方空歟知成佛處會自淨心中

宣曰此來莫外耽吟

注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卷終

道法比丘 先範辛於末代獲偶真詮伏睹經意明明兼認注
文了了授之滑訥藏保鑒箱或以披尋即喜頂荷旋忘二執
消晚三空寔乘法之源乃諸佛之母無價大寶今喜遇之曷
自利而不濟他即滯理而成怪法令即令工厭印宋真流通九

圖七 敦博〇七七號現存末頁

圖八 斯七九〇七神會《定是非論》殘文

不凡情不了達摩
歸日庶吉守度僧造
併遂乘斯法乘沫浪
不其國王著三子少
天下學道者該深
今日在滑臺大雲
梁生教道俗則
勝神會和上
方於不動而翻動作
古聖賢皆深便淨果
坐卽種法生滅
出世被耶宗
於後於言
卷之在也作
於後於言

說 明

自從敦煌文獻被發現之後，東西方學者紛紛從中探尋和研究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宗教、語言、文學、科技等衆多方面的問題，大多取得了重要成就。然而，由於歷史原因，敦煌文獻分藏於北京、倫敦、巴黎、聖彼得堡等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和博物館，某些私人箱篋也有秘藏，致使人們至今難以全部寓目。五十年代以來，中、英、法幾國的主要藏品已製成縮微膠卷公諸於世，為讀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但由於資料分散，編輯方法又往往不是按類排比，研究者在使用上還是感到不甚便利。

有鑑於此，八十年代初，我們開始籌劃將敦煌文獻分類整理成專輯出版。一九八二年，正式成立編輯委員會，這套書也被列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六五規劃」重點項目。十多年來，編委會積極籌劃，約請作者，落實項目，審讀成稿等等，克服了種種困難。今天，終於將這套《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奉獻給學術界同仁和社會各界，這是我們為敦煌學事業所盡的一份心力。

《叢刊》各輯按學科或專題輯錄，力求做到最大限度的搜集，避免重要遺漏，凡能綴合者加以綴合，儘可能成為完帙。一般來說，每篇文章包括四項內容：（一）定性定名定年；（二）原件錄文；（三）題解或說明；（四）校勘記。這四項內容是一個有機整體，包含了編者的研究心得和見解，并介紹了有

關研究論著。每輯之後附有「主要論著參考書目」和該輯所用敦煌文獻「卷號索引」，以便讀者查閱。《叢刊》每輯內容雖以完備、翔實為努力目標，但限於編者的水平以及其他原因，或許還會有個別遺漏，校錄也可能存在不當之處乃至錯誤。這些，一方面有待敦煌學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也期待讀者和同行的匡正。

《叢刊》凝聚着衆多研究者的心血。既需對中外學者的已有成果加以繼承，又需體現這套叢書的研究成果。如能做好，就有可能成為敦煌學繼續向前發展的重要基石。我們希望《叢刊》出版以後，能够有益於學術文化事業的進步和繁榮，使讀者從中得到自己所需的系統資料和有關信息。如能實現這一點，我們將會十分欣慰。

在《叢刊》的整理編輯過程中，我們曾得到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中國佛教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原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現屬中國文物研究所）等單位的關注和支持；江蘇古籍出版社在當今學術著作出版困難的情況下，承擔了出版這套叢書的任務，謹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謝。

敦煌文獻編輯委員會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

序一 季羨林

衆所周知，禪學雖然號稱來自天竺，實際上幾乎是完全中國化了的佛學。在所有的中國佛教宗派中，獨有禪宗流行時間最長，流行地域最廣，個中消息，不難參透。

禪宗興起以後，中國就有人研究禪學，禪學精神，一方面受到了中國固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又極其普遍地極其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理論等等整個文化領域。

禪宗以其獨特的思維方式和著述體裁，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和重視。據我個人的看法，禪學是越向前發展，離開真正的佛教越遠。到了後來，一直發展到呵佛罵祖，形成了佛教的一個反動，一個否定，是人類思想史上一個極其有趣的現象。正因為如此，禪宗就越來越成為人們研究的對象。先是中國人研究，後是外國人研究，韓國、日本等國的禪學專家，一代接一代，至今不衰。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隨着以中國文化為主導的東方文化，在世界上消沉了幾百年以後，又有了重現輝煌的端倪的顯露，禪學已漸漸成為世界顯學。東方各國，固無論矣。西方國家也出現了一些對禪學有興趣的學者，翻譯禪籍，撰寫文章，頗引起了西方學術界的注意。這將為下一世紀東方文化的復興開闢道路。

稍為內行的人都知道，研究古代典籍，版本最為重要，一字之差，往往謬以千里。宋元刊本之所以為世所重，道理就在這裏。自從敦煌石室遺書被發現以後，世界學林為之震驚。在石室中衆多的典籍中，禪籍也佔了一定的比例。從此以後，中外研究禪宗的學者，爭先恐後，紛紛對敦煌禪籍加以校勘，加以探討。正如王靜安先生、陳寅恪先生等國學大師所指出的那樣，新材料的發現必然能帶動新學問的產生。在敦煌吐魯番學範圍內，敦煌石室的禪籍可以說是極有價值的新材料。其能推動這一門新學問迅速前進，完全是意料中事了。

眼前這一部由鄧文寬先生和榮新江先生共同校勘的《敦博本禪籍錄校》，是在衆多的國內外學者，在長達幾十年內對敦煌禪籍的校錄的基礎上的集大成

之作。這兩位學者認真嚴肅，方法精密，既繼承了中國樸學考證校勘的傳統，又參照了西方的校勘方法，融會中西，貫通古今，因此我稱之為集大成之作。最值得稱道和重視的是，他們讀書得間，細入毫髮，對一些以前從未有學人注意到的敦煌寫本的書寫特點闡幽發微，公之於世，為斯學做出一大貢獻。這一點，我相信，凡讀本書的學人都會同意我的意見的。我由於有此書而感到愉快，感到驕傲。如果要講愛國主義的話，寫出這樣的書，能在國際學林中佔一席之地，這就是最具體的愛國主義行動，比一千句一萬句空話都更有用。

寫到這裏，我想要說和應該說的話可以說是已經說完了。但是我想再加上一條尾巴，這當然不是狗尾，甚至連貂尾都不是，而是一條超過了衆尾之尾。我想說的是我最近時常想到的一個問題，別人也許對它會感興趣的。

我認為，吾人為學，有如運動場上的接力賽跑，棒棒不斷，代代相傳，永遠在前進，永遠沒有止境。後來居上，青出於藍，是自然規律。我現在想着重講的是老年人的態度，也就是把接力棒傳給年輕人的態度。這個態度，根據我的觀察，並不容易處理好。學術園子裏並不缺少「九斤老太」，是誰都看得見

的事實。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我跑的這一棒並不是很理想，雖然我也努力跑了。但是，我稍有自知之明。我贊成唐人的兩句詩：「平生不解掩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我願意為有才華的年輕人吶喊鼓噪，這樣會對年輕學人的發展有利。在古今中外的名利場上，年輕人想脫穎而出，這個穎往往是硬很硬難以脫掉的。我想從旁幫他們一下。我有意寫一篇短文，姑名之為《燕園四傑》。先此預告，望「讀者」（套用「看官」這個詞兒）們注意則個。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